

甘霖絮语

女人的时光

■路来森

人生，是有季节的，女人也是如此。少女时代，女人像花，蓓蕾，一朵未开的花。一切都未成熟，一切都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切都顺乎天然地存在着。朴素、自然，洁白无瑕。她们不知道矫饰自己，很自然地接受着外界的一切。躺在父母的怀抱中撒娇，总是仰着脸，一脸的惊讶，或者羞赧；读书上学的路上，蹦蹦跳跳，头上扎着的蝴蝶结，摇摇摆摆，仿佛要飞起来；与路人说话，有问必答，丝毫不存芥蒂。她们常常为了某一细小的事物而着迷。比如，看着一朵花，她们会凝视很久；看着飞起的一只蝴蝶，她们会望着，一直望着蝴蝶飞到看不见的地方，然后表现出一脸的遗憾；看着天上的云，轻轻飘过，她们会浮想联翩，脸上露出不解的迷茫。她们总有很多不解的问题，藏在心中，藏在心中，那许多的小秘密，构成一个少女的情感的“千千结”；她们更有许多的梦想，任其在心中慢慢生长，等待未来的盛放……她们习惯于接受别人的关爱和呵护，像一棵树，接受雨水的滋润；像一朵花，接受太阳的沐浴。在别人温情的关怀和呵护中，她们成长……

青年时代，女人像水，一潭柔情的水，一泓沸腾的水。进入青年，女人长大了。所有的生理条件，都已成熟；身体里，贮满了燃烧不完的热情。这一个时期，她们似乎，一切都是为了追求爱而绽放。她们知道尽最大的努力去修饰自己，穿华美的衣服，佩戴得体的首饰，争取让自己变成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她们喜欢逛街，喜欢看热闹，喜欢在人多的地方，展示自己。有些时候，她们还喜欢在异性面前，表现自己，以引起他们的注意。那些表现，常常是很淑女的：脸上堆满了浅浅的笑，笑不露口，含蓄而内敛；说话，轻声细语，慢条斯理，让人觉得真是修养好得不得了。一些女人，一旦确定了自己的爱情目标，其追求，则是狂放的，大胆、泼辣，热情似沸腾的水，她们要用自己的“滚烫”，去温暖自己所爱的人的心。“水一样的女人”，最适合用以表现青年女子了。

中年女人，像树，一棵结满果实的树。人至中年，大部分女人，已是爱情、事业双丰收。她们像一棵结满果子的树，坚实地挺立在时光的原野里，带风沐雨，却处乱不惊。这个时期的女人，都具有极强的家庭观念，她们努力去守住自己树上的“果子”。这个时期的女人，仍然爱美，但已不侧重于外在的华美，而是更重视内在的美。华丽、肤浅，离她们渐行渐远；她们更喜欢追求一种生活的“真实”。“得体”，似乎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追求，衣着得体，语言得体，一举一动都要得体。行走在街道上，不紧不慢；与人交谈，总喜欢先让对方发言；处事交往，礼让在先。处处，都要表现出一种沉静和内敛；时时，都要表现出一种稳重和含蓄。中年女人，少了一份浪漫，多了一份实在和达观。年老的女人，更像一弯残月，一弯橘黄色的残月。她们老了，更“瘦了”，她们洗尽了铅华，把自己修炼成一棵枯树，慈悲地清瘦在那里。她们喜欢独处，独处时，则喜欢思考，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咀嚼反刍着生活的滋味。但每当人们看到她们时，却还是会想起那初月的明净，和圆月的饱满。

橘黄色残月的那一抹残晖，也很美丽。

父亲的笑容

■毛君秋

在我儿时的印象中，父亲很少笑过。那时候家里穷，张口吃饭的人多，父亲和母亲老是在夜里为一些琐事吵架。吵架的结果往往是母亲和衣往床上躺，第二天起来眼眶红肿的。父亲呢，也好不到哪里去，靠在墙角吧嗒吧嗒抽着旱烟，一直到半夜。

难得见他一笑是在我考上中师之后。当学校派人敲锣打鼓送喜报到我家的时候，父亲喜得像树上的雀儿，笑得合不拢嘴，还叫弟弟从代销店赊了一盒纸烟，见人递上一支；母亲也很高兴，给送喜报的人每人煎了一碗荷包蛋——这在我家是破天荒的事儿，家里的鸡蛋多半是母亲用来换油盐的。

父亲送我到车站。他个子不高，一只手提着行李箱，另一只手拽着车票，帮我把座位安顿好，黄瘦的脸上洋溢着喜悦。汽车启动了，风吹乱了他稀疏的头发。

家里并没有因为我考上师范而出现生活上的转机。种的十几亩田，能维持日常生活就不错了。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和弟弟还没有成家。家庭的压力像山一样压在父亲一个人身上，他的笑容更少了。

好不容易帮我完成婚事，父亲明显苍老了许多，头也秃顶了，脸颊的纹沟差不多能夹住一根筷子。再次见到父亲笑是在弟弟结婚的时候。当父亲接过儿媳端上的那碗茶时，泛着红光的脸上，皱纹像被什么抹平了似的。那积在他心里多年的愁苦，在那一刻得到了完全的释放。父亲笑得十分开心，

父亲终于清闲下来，心情也舒畅了，微笑时常挂在他的脸上。但他仍不肯把地里的农活丢掉，还在家种了一块菜园，养了一些鸡鸭，偶尔还给人家缝缝衣服补锡壶什么的。他把菜园经营得十分殷实，一年四季总有吃不完的青菜。父亲就经常骑着自制的三轮车给几个儿女送些时令蔬菜。

2010年腊月，大姐被一辆高速行驶的农用摩托车撞了，造成脑颅出血，耳膜破裂，还断了5根肋骨、2根锁骨和腿骨，而肇事司机家里穷，只拿出了少部分医药费。大姐家里条件也不好，她的病只好半医半养，没有到大医院进行有效诊治。三个月后，大姐又因为骑三轮摩托车出了车祸，家里不得不借利息钱赔了受害方十万多元。两件祸事，让大姐整天痴痴呆呆，闷闷不乐。

年逾古稀的父亲急在心里，却又帮不上忙，脸上成天愁云密布，人也消瘦了许多。他骑着三轮车隔三差五往大姐家里跑，送些鸡蛋和蔬菜什么的，从心里头安慰她。两年下来，大姐病情稳定了，父亲也终于从悲痛中熬了过来。

2012年，国家出台政策让原城镇“小集体”企业职工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父亲因为五六十年代在乡(公社)农具厂工作过，按政策每月可以领到近千元的养老金。拿到养老金的第一个月，父亲开心得不得了，揣着工资本笑得像个孩子。

进入耄耋之年，父亲的牙全脱了，不得不去医院镶了假牙，吃东西只能半嚼半吞。但他的心情很好，和人说话，声如洪钟，露出满口泛黄的假牙。

浔阳旧话

白鹿洞怀古(下)



■ 红 弧

李渤之后一百年，周敦颐这位“穷禅”“穷儒”在官场上跌跌撞撞跌到了庐山脚下，在生命的最后三年担任南康知军。他将师傅几经周折传下的“无极图”看了又看，想了又想，终于悟出了易经的智慧，那就是道即太极，太极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动静相移，阴阳相契。因此将无极图改名太极图，这正是今天我们看到阴阳双鱼图的前身。周敦颐这一发现催生了理学诞生，也为理学在庐山白鹿洞的发扬光大提供了契机。

理学，义理、天命之学。理即物质规律，是一种外在的力量，气即物质本身，物质是规律的外在表现，理学乃一种客观唯心论。它和心学的区别在于，理学认为规律诞生物质，与西方古典唯心论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康德的观点接近；心学认为凡事源于人的意识，意识诞生物质，和西方的现代唯心论相类。

朱熹生于南宋，大概在岳飞抗金之后。此时距离汉代董仲舒创立新儒学约1200年，距离周敦颐著《太极图说》近100年。公元1178年朱熹48岁，出任南康知军。这之前他已经辞官潜心钻研理学十余年，并于三年前在信州(上饶)鹅湖，同理学的对立派陆九渊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辩论，此即史上赫赫有名的“鹅湖会”。

他来到白鹿洞，发现此处已难觅为营，满目荒凉，感慨昔日风光不再，于是赶

人生感悟

惊蛰醒春

■江初昕

惊蛰是一个集聚力量的节气，仿佛憋足了浑身的劲似得，拼命地朝前赶去。微醺的春风轻轻地吹拂着，荒芜苍凉的土地因春风的抚摸而有了一丝绿意，那无数弱小的生命在暖风中努力着破土而出。“草色遥看近却无”，不知不觉中，田野睁开了朦胧睡眠，小草吐出了淡淡的绿芽。春风中，柳树、杨树吐露出芽苞，急不可耐的桃树鼓足了花苞，像憋了一冬的心思不吐不快，可真到要表达之时，又起了怯意，涨红了脸。尤其是那田畴的油菜，早已把所有的苞和蕾，呼啦啦地绽开了，她们摆弄着婀娜的身姿，举着杏黄的红旗招摇呐喊：春天到了。

“惊蛰节到闻雷声，震醒蛰伏越冬虫”，那一声声惊雷，奏响了春天的乐章。你可以遐想：在天际一声初始的雷声中，万千沉睡的幽暗精灵被唤醒了，草木有灵，闻雷而动，蛰伏了一冬的昆虫青蛙在松软的土洞里蠕动起来，自由自在的上下左右逡巡徜徉。睡了那么久，该出声而出了，这松土的松土，该啾啾的啾啾，该爬动的爬动。主要以昆虫为食的乌鸦将要结束整个冬天挨饿受冻的艰难日子。所以，惊蛰是乌

万花筒

庐山莲花湖善知书院记

■邓君安

庐山天下悠，世间无比偶，文脉绵温而景色奇秀。无数峰谷胜境，然神韵灵动且令人慧者，当属何处？

沿南山公路蜿蜒上行三十余里，翠峰绿树间，乍见一泓清水，恬静而蕴，百亩见圆，深澈十丈，形似一朵稀世蓝莲——乃庐山莲花湖也。

高山明湖，匡庐有三，此独冠秀。虽无长白天池之驰名，却有小家碧玉之妆姿。观其倚倚庐山之巅大汉阳峰，上邻江西省老干部疗养基地紫薇山庄；右傍黄龙寺三宝树；正面旷廓，有长坝宛如卧龙，雍水成湖，坝上拱桥一虹，似月跃波。坝外深壑万丈，有岩柱耸立，柱顶复崛起巨石如鹏，乃庐山胜景“飞来石”也。崖顶一观景亭，悬空独立，望大江紫带，云屯足底。东可眺见白鹿洞书院千年松林，西可俯瞰柴



紧除草开路，修屋建房，并上书朝廷要求赐匾给政策。完工后马上张贴告示，招引四方学子，自己也操起讲义走上课堂，当起老师。一位理学宗师和地方长官，又是朝廷红人，号召力不言而喻。根据朱熹记录，当时常住学生近两百名，排名全国四大书院(白鹿洞、岳麓、嵩阳、睢阳)之首，白鹿洞书院成为庐山第一家集藏书和讲学于一体的文化机构。朱熹彼时得以在南康微薄的财政下重建白鹿洞也算想尽办法吃尽苦头，他一时开会说我们得省吃俭用，拿钱去建校舍，买学田！一时又央告商贾同僚：捐几本图书吧？一时又写信托话给全国知名学者们：有空来我这里讲学啊，没有稿券，但有几百学子的翘首以盼！如此事事亲力亲为。不多久白鹿洞就书声鼎沸，声势浩大，“文风土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据说历代从白鹿洞书院考取的进士有数百名，可见理学是如何深刻影响着南宋以后的朝廷和士族大夫文人团体，它影响未来中国几千年人文生态也不足为奇了。白鹿洞书院也因此被誉为“海内书院第一”，成为我国古代延续漫长、影响深远、体制最完备的千年学府，相比西方著名学院，它的历史早了数百年。所以有人说朱熹办学本身的意义甚至高于他在理学上的成就。这话不是毫无道理。

如今的白鹿洞书院几经战火，经明代

大修，清代、建国后数次修葺。枳星门西北隅，曲径通幽、山石林泉美不胜收。“钓矶石”、“漱石”、“鹿眠场”、“流杯池”等古迹令人浮想联翩。钓矶石上“钓台”二字，据说为朱熹手刻，当年的院长大人偶尔来此雅兴垂灼。可以想象学子们听讲之余，或坐于水边听泉观鱼，或立于山顶远眺沉思，或聚于亭中谈论学问，场景多么生动热闹。明伦堂后方有一洞，内有一碗式石磨，为明代实物，嘉庆十四年南康知府何岩命工人置石鹿洞中，并作《石磨记》。

徜徉于长长的碑廊中，不得不感叹先贤们为文化学苑庄重认真又幽默风雅的风采，令今人艳羨无比。这里嵌有宋至明清古碑一百二十余块，其中有朱熹的手书真迹，也有署为紫霞真人的明代状元罗洪先的《游白鹿洞歌》。它们笔锋庄重遒劲，运笔矫若游龙，握笔者的风采历历在目。人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如此风水宝地，濡养并传承了中国最早的哲学体系。然而其中董氏新儒学的“三纲五常”，道家“无欲”的思想，在某种夸大之下直接导致了“灭人欲”“理教吃人”的恶果。朱熹本人最终也因此遭到诬陷迫害，晚景凄凉。这一切相信都不是朱熹想看到的。

他想到什么样的生态呢？“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正其义不谋其利，明

其道不计其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穷理也”……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学规，是朱熹亲自订立的，如今仍嵌于书院的内壁上。大学者胡适曾造访白鹿洞，说，“此乃后世七百年中国教育的宗旨也”！这些文字中处事修身明理接物之要无不备悉。他说做人首先讲义，不要只顾利益；做事只想如何采取正确的途径，而不必计较结果是否成功。此非凡的远见实属难得。想想，依如此标准培育之人才必定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必定不残暴不懒惰不漠视苍生。从李渤到周敦颐到朱熹，人们看到一条虽不够长但足够清晰的中国文化之脉，它不及先泰，传于后世，然而却无不以一种悲壮精神呈现于世。人们能走出悲壮的怪圈吗？理学告诉我们，宇宙内部相生相克运化转变，该发生的一定会发生，该消亡的也逃不过被时代洪流所涤荡的命运。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在历史中消亡的不是朱熹，不是义理，而是某些与人性相悖的不平与不美。

白鹿洞中至今养白鹿数头。但据说白鹿曾经并不生于斯长于斯。它们的祖先在地中海。也许因为感念这片土地的美丽和文人们的寂寞，才飞渡重洋来与他们作伴的吧。从此，这些白色的精灵，永远和读书人在一起，它们安静地栖息在白鹿洞书院中，是人们心底的安慰和希望！

访梅

刘劲楠

踏雪寻梅结伴行，凭窗远眺有春亭。山房半壁喜迎客，把盏言欢叙真情。

画堂春 白海棠

王霞

晓风轻展玉蕊香，娇容笑吻朝阳。几星淡碧点秀妆，映照东墙。情似春意绕枝长，遥知宿雪满寒窗，无限思乡。

楷，以莲为模者，则少尚纯、壮守净、老安静也；少欲纯则学，壮欲净则律，老欲静则怡也；

故此，善知书院欲以莲花为模为范，而塑造众人，致力于打造少年学生研学旅游基地、干部高管实践培训基地、老年康养度假基地，用心诚良善哉；

愿景展望，迅捷将至。莘莘学子走出教室，融身自然而研索真理，兴趣盎然，纷至沓来。当炼其纯粹上进之志，教之以李渤苦读而肇立白鹿之基、陶母封蚌方育成栋梁之材，导其仰观紫薇山庄，启思能高卧于此者，多为莲性德劬之人，而绝无缠继羁绊之徒。少年学而致知，知而心纯也；复又有机关干部、企业高管，培训充电，益智增能，四方会集，交流互长。当囿其自律，惜家立命，洁净如莲。使之坐曲拱桥上，左清波而右绝谷，临渊检省，颂《爱莲说》再温“出污泥而不染”，悟，或清

誉遐迩，或碎骨粉身，差在一念一行间耳；再有银发翁媪，功成业就，惜慢桑榆，暮名而至。理当由之晨歌晚舞，斗茗弈棋，惬意怡情，助养真元。稟祈其师陶潜清风，观幽云静好，赏菊湖滨，凝眸澄渌，深吸新氧，颐养延寿。

于是乎，吾询院主，尔盱食宵衣，不辞劳烦，素心如莲，将男女童叟之事尽揽于己，助其清纯宁静，于己何益欤？！则曰，若能借莲花湖宝地、善知书院平台，渗透于白鹿朱桂、栗里陶菊、濂溪周莲之香阵，托庐岳之云雾，弥漫清氛满人间，至诚之宏愿也！

闻其言，感之慨之，作文以记。兼赋诗二首赞曰：蓝绿红紫天然画，白云深处书院家。漫说匡庐天下秀，应数莲台景致佳。上行百转登莲台，青峰拥水碧荷开。真理智识凭研索，善知书院慧香来！